我是民国初年生人，说出姓氏来辱没家门，还是像别人一样叫我红儿吧。父亲也算是个读书人，在前清的时候一度想要考取功名，可是他刚刚读了几年私塾科举就废除了，所以后半生只能在乡里给人开私塾当老师为生。) A$ v' Y2 r3 J& ~  p. |\* |7 M  
　　大清国灭亡之后，学生们都去上新式学堂，父亲的小私塾也办不下去了我们家便就此落寞。- n, p4 v, O1 L4 K; N7 Q: v9 v& `  
　　在没有办法开办私塾之后父亲也曾想着出去讨活路，只是他学的都是四书五经，想给人做个账房都没有门路，于是到了我小时候家里面便已经十分穷困了。我三岁时母亲便离家而去再也没有回来，我十四的那年春天，家里已经断了粮，父亲提了一瓶酒便一天眼眶红红的把我拉到了天津城的三不管去。+ l) D3 d2 J\* B8 H/ Y  
　　他带我到一个唱曲的摊子前叫我对一个长得像女人一般的中年人磕头，叫他做师父让我跟他吃饭。  
　　临走时父亲还握着手还哭着对我说，他没有用，只能让我吃这碗饭了，我问父亲，我什么时候回家他却哭着说，以后我们没有家了，他也活不下去，只能走到哪里算哪里，我懵懂的看着父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离开，突然意识到以后应该很少有机会能再见到他了，于是哭哭啼啼的追着不放手。! E4 }; \( E( [  
　　直到被师傅严厉的呵斥住，“你要吃饭不要？要吃饭就留下来，要不然就跟你爹一块讨饭去！”: c8 W8 l1 W" g5 \( [5 R  
　　我爹也红着眼睛狠狠的把我的手甩下，呵斥我跟着师父，我才终于不敢再追。  
　　我拜了师，开始跟师父学唱小曲儿，唱的都是女人的角色，师父还教我用鸡蛋清涂脸，并且每天不让我吃饭，只拿些瘦猪肉熬成汤让我用那些汤子配杂饼子吃，师傅又有拿针烧红了，在我的下巴的毛孔上一个个戳去，戳一下便是一个血点，因为发烧，我还在床上躺了三天，差点没丢了命，康复之后我的身子也做下了病根，从此一生都非常瘦弱，脸上的皮肤也白白净净的，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毛孔都已经被那烧红的细针给挑烂了，从此之后一生都没有像其他男人一样长出胡子来了。/ Z4 x( @4 @$ \! D7 E$ T  
　　那年头世道非常乱，虽然蒋介石已经统一了全国，但是在天津这个地界还是有许多的乱兵横行，一些下野的军官躲到天津的租界里生活，经常带着随身的卫兵在街面上四处走动，在街上演戏，经常都能看见穿军服戴战斗帽的人。! p  Z/ H! ~0 p# X# X$ R1 }& s  
　　我本来应该是跟着做男旦的，在师傅的调教下慢慢也喜欢上了穿女人的衣服，那时刚刚学了半年，有一天我们正在地上唱曲时，突然便有一群乱兵前来，那兵头子喝得醉醺醺的，看见我描眉画眼漂亮的模样，突然就上前轻薄，笑着要我陪他一块去喝酒。  
　　我吓得不敢说话，这时师父连忙拦在了我的面前，说不要带我去要去就他去吧，那军官看着他的身段笑道也行，招招手一伙兵油子便笑嘻嘻的将我师傅搀扶着拖走了。- d2 ^7 q2 C5 }8 \_  
　　临走之时师父对我说，如果他没回来的话就让我先回他家去。8 W# O8 n" E8 B( q\* o  
　　我等了两天再没有师父的消息，找谁打听也不知道，直到三天后师父才叫人捎来信跟我说让我以后自谋生路，他以后是不能再做我的师父的了。  X, t3 c+ @/ p  
　　我不知道师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拿到的那张信纸上已经被泪痕浸湿，上面还有淡淡的女人的脂粉香气。后来我听人说师父应该是跟着那些兵到了关外去了，也有人说曾在奉天见过他，只不过我此后都没有再得到师父确切的消息，只是我心里总觉得师父应该还是健在的，这多少也算是一个安慰。  
　　师父离开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的房钱也到期了，我付不起房钱只得搬家到大车店里去住。% L' x5 y; W( r/ G  
　　我也想再到原本撂地的地方去唱曲，只不过那些管我们这些撂地摊子的帮会却说那地方是我师父租下来的，除非他在不然谁也不能用更是不准我去唱，他们过两天便把那地方租给了另外一伙耍杂技的人，我便失去了讨口的安身处，完全不知道自己日后该怎么过。# k" W6 C1 ?3 i4 J6 `1 w  
　　其实以前女人的内衣虽然和现在不同，但也自有一番自己的闺阁乐趣，这时在师傅的调教下，我已经习惯了内衣里面做女人的打扮，心里也喜欢穿女人的漂亮衣服。" a& ~" m8 L( p: \\* @. e  
　　这样的我十指纤纤根本做不了重活，就只能想着去给哪家人做仆人之类的工作，只不过找了好几天的工作，问的消息都是石沉大海。: x; H, Y: X\* y) k+ s, w  
　　白天时大车店里的人都出去了，我就会一个人在房间之中发呆，这一天我身上穿着一条师父的粉色肚兜，在大车店里休息，看着那薄薄的丝绸肚兜紧紧的包裹着我的双乳，脚下又换上了一双一双小巧的女士绣鞋包着我的小脚，看着自己脚踝露出的部分，我感叹我的脚怎么会这样的白嫩。! Y# K1 D3 [& a: ]  
　　那时我已经十五六岁，只不过看着自己这身子，完全不像其他男孩子一般发育起来，反而显出女人一般的秀气，看着看着我不禁摸着自己的下身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0 m\* g. h+ i  c( j7 c  
　　就在我心中情绪涌动的时候，突然大车店的房门被从外面推开，我看见一个同样是脸蛋白白的男孩子在房门处闪了一下，我连忙将外面的衣服罩起来，装作没事情发生的样子。  
　　这种店都是大通铺，晚上睡觉时一群人放屁磨牙吵的不行，只有白天才能稍稍消停一些，那男孩显然也是来休息的，他冲我笑一下就坐到了我的旁边。我看见他同样有些不自在的样子，眼神一瞄，突然注意到了他汗衫露出来的背部。  
　　那背部上有一根亮红色的丝带缠在他的脖梗之上，我一下就认出了那明显是肚兜的勒痕，这种兜兜只有女人才穿的，再看看他白净的脸庞，我心里突然激动的想到，难道说他也是个喜欢穿女人衣服的男孩子？0 w3 b3 V+ x4 @) y  
　　我们聊了两句，因为都是十几岁的年纪所以很快聊在了一起，我小声的和他说道：“小心你穿肚兜的事情被别人看出来！”他一脸惊讶的看着我，我这才笑笑将被子掀开给他看我穿着绣鞋的小脚，这男孩子十分惊讶，然后也便笑了起来。" f# V5 [+ b( J6 U5 T8 Y8 D  
　　男孩子对我说他叫小虎，也是来天津卫找工作的，我们两个在大车店里面越谈越投机，于是决定一起凑钱去开一个单间。  
　　我们两人每天一起出去找工作，但是跑来跑去都没有收到什么消息，我心中十分焦急，可是小虎却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仿佛一点也不担心。  
　　这天我们回到家小虎突然对我说：“咱们每天里头穿着女人的衣服，却没有做过全身的女装，今天反正也找不到活干，不如我们就在房间里面做女人吧。”" t3 u% i- [\* J' N& Q$ C3 Z  
　　我一听十分心动。- m# G1 O: W" P  k' b5 G  
　　两个人打开自己的包裹，这才发现两人包裹之中都有大量的女人衣物，你拿钗子我拿胭脂的，便彼此化起妆来。半个多小时之后，我们两人都已经换上了全身的女装。  
　　我的衣服都是师傅留给我的戏服，扮起来之后看起来就像是个前清的大家闺秀，脸蛋画的白白的，嘴唇上涂着两抹嫣红，穿着一件女士的夹袄，双脚下踩着红色的小小绣鞋，看向身边的福子，他给我的感觉则是十分的妖艳。4 r4 }( J6 J+ F- \_' Z  
　　福子身上穿着一身学生装，裙子开到了膝盖上面，而双腿上则套着两双白色丝绸的长筒袜，白色的丝袜几乎透明使得双腿显得十分修长，脚下踩着高跟鞋更让他显得高挑性感。. }( n1 J  p6 b6 |% m2 `4 K( X  
　　福子轻轻的撩开自己的短裙，一条薄薄的月事带紧紧的包住他的小鸡鸡。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只感觉彼此都美到了极点，两人的呼吸都越来越急促，这时福子的嘴巴慢慢向我贴过来，脂粉香气扑入我的鼻端，看着他长睫毛忽扇忽扇的样子，我忍不住闭起眼睛，然后就感觉自己和他双嘴紧紧的扣在一起，福子的舌头慢慢撬开了我的牙齿与我的舌头缠在一块，不断的撩拨，弄得我忍不住小声呻吟。; ~1 h7 }  r4 T+ Z: p  
　　这时他又把双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里面，左手缓缓抚摸着我肚兜下面细软的腰肢，不守则不断的触摸我的下身，我感觉身子越来越热，我们两人慢慢的躺到了床上。$ t4 H- @/ b' A5 x, o0 M, N3 N, \_  
　　“咱们一起做一回女人吧……”福子双眼迷离说。  
　　我浑身无力的对他点点头，然后便看着福子慢慢的将我的肚兜解开，然后我便看到他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让我十分脸红的东西，那是一根双头的假阳具。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玩意儿，只不过一看那东西的长相，自然也知道那是做什么的。) ?2 K! m0 [+ r# \_- ^. X3 v; c% ^  
　　福子轻轻拍了拍我的大腿根，我像女人一样的张开双腿，看着那东西被缓缓的插入我的屁眼，福子也把那东西的另一头插进自己的屁眼，忽然他便动起来。  
　　他的屁眼里仿佛有水，一般插进去一点也不疼，我却是第一次被这样弄，疼的直叫，红着脸要他停一下，他却十分兴奋不断的耸动着，我真是被弄得疼到满床的爬，但还是没有办法把那个东西拔出来，终于在剧痛之下我不知不觉就晕倒了过去。4 ~. F( L3 }( s+ K, s& t4 M# i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还感觉身子好像被人撕开了一般的疼痛，而福子却像没事人一般走进来，他给我带回来了一笼包子，笑着问我饿不饿。  
　　我心头不禁疑惑，为什么我这么疼他，却一点事也没有？难道说他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东西